

「赤井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。」
「是？」
「你到底是蜥蜴還是恐龍？」
赤井的眼珠透出些許螢綠，冷笑著回問道。
「我也很想問個問題。」
「嗯？」
「就憑你這種智商，公安局怎麼會放你進去？」
「你說什麼！」

Chapter One、初見與交集

Bourbon很早就知道Rye是個臥底，至於隸屬於哪個單位，他大概也是知道的。
目前這個組織裡已有四個臥底了，開玩笑的吧？
想必Rye也認出他了，說不定還更早？任何偽裝和易容都是無用，這點對他們而言都一樣。
那是在他尚未成為Bourbon、警校時代發生的事情。

「外國來的交換生？」此時還是降谷的他，對這件事的興趣不大，「交換生又如何。」「據說長得很帥，而且日文很好。」
降谷依然神色迷惘，「所以？」莫非這一千好友都要改去愛男人了？
松田翻翻白眼，「每個女生都把他吹捧得像是個神明，你就不會好奇？」或是火大。
其實我不是很想管……降谷內心的聲音被徹底無視了。
他最後還是被硬拉著過去，微捲的黑髮、即使是從側面觀察也能看出他的五官很銳利，真要說起來的確是女人會喜歡的類型，還是那種裝酷都不理人的。
把所有膚淺的字眼努力往對方身上堆，降谷滿意的點點頭，正打算拋下朋友們。
交換生突然回過頭來看向降谷，灰綠色的眼睛一瞬間變得燦綠如翡翠，漆黑瞳孔豎直，宛如爬蟲類一樣。
一絲寒氣從背後直升到頭頂，降谷滿腦子都是想著逃跑，腳卻釘在地上紋風不動。
然後，他看到了。
交換生露出一個微笑。
「還真是挺稀有的。」
「欸？你剛才說什麼？」一千女生吱吱喳喳的笑鬧著，試圖引起這位交換生的注意力。
「沒什麼。」赤井將視線轉回眼前，用流利的日語應答道：「很高興能來這裡，還請大家多多指教。」

降谷頭也不回的走掉，伊達大惑不解的問道：「你是身體不舒服還是……？」這個問句很怪，他們心知肚明，但對方實在太反常了。

在旁人眼中，降谷是個過份健康的存在，無論是病毒還是練習時造成的小傷，在他身上完全不存在，他本人也會因這個特殊成就而備受讚賞。

只有萩原、松田、伊達跟後來化名為蘇格蘭的澤村知道這件事，外傷、瘀青、扭傷都是真實存在的，只是降谷的恢復速度比人類快太多了。

至於病毒和細菌，倒是真的無法近身，降谷本人的消毒能力肯定比酒精強上幾百倍，他們毫不懷疑。

松田壓低嗓子，「莫非剛才的交換生有問題？跟你一樣？」

什麼叫跟我一樣有問題，降谷連白眼都懶得翻了，「我看不出來他是什麼東西。」

「欸，居然看不出來？」萩原的聲音高了點，其他人手忙腳亂的要他小聲點。

降谷的能力是治療跟解毒，探測原不是他的專長，而且又沒什麼接觸過其他魔法生物，會探不出交換生的來歷也情有可原。

「總之、我想、應該是爬蟲類吧？他的眼睛很綠，瞳孔又細細長長的。」

之後，他和對方並沒有太多的交集，僅僅聽說了一些對方身手不凡、表現奇佳的傳聞。

從此以後他們應該就此形同陌路，本來應該要這樣的。

但在進入組織臥底、並取得Bourbon這個代號不久，他立刻遇上了危機。

「你好，我是Rye，請多指教。」

對方的神情很冷，光是一個眼神就足以讓人產生處於暴雪中的錯覺，他用陌生的口吻打招呼，好似兩人並不認識，但降谷並未錯過灰綠眼珠裡突然亮起的一點螢綠。

降谷的心臟狂跳，為何Rye要一而再彰顯出自己非人類的身份？是想試探什麼，還是打算對自己不利？

重點是即使過了這麼多年，他還是搞不清楚對方的身份，這個事實令降谷很不是滋味。

想想之後也要跟著進來臥底的蘇格蘭，向來沒病沒痛的他突然有點胃痛。

不過既然撞上了也沒辦法，既然這傢伙同為臥底，利害關係也是一致的，身份曝光的事倒不用太擔心，思及至此，降谷已經寧定許多。

「你好，請多指教。」青年揚起一個適當的微笑，既然看穿不了，就來演戲吧。

他對此可是很有信心的。

□

赤井不是不感到驚訝的，只是他察覺的時間點比對方還早了點。

沒想到能在東方見到這種血緣，以前在英國住了十幾年都沒聽說過，自家母親亦然。

他忍不住動用了一些手段去調查對方，得到的結果卻再次令赤井訝異。

降谷零原來是個孤兒，看來自己對該種族的知識已有數百年的落差。

換作以前，這麼珍貴的血統豈會流落在外還沒人照顧？不過現在非人類過得相當低調，除了部份犯罪份子以外，但是得知實情的人類也不是那麼多。

先不說別的，光是他自己的能力，就不知比先祖弱上多少，加上性別這個劣勢，赤井所能發揮的也很有限。

幸好他沒有大力仰仗這方面的力量，否則第一個不放過自己的就是瑪麗。

降谷……不，現在該叫他Bourbon了，應該已經見到琴酒，不知他未來的合作對象是誰，趁著四下無人，赤井的瞳孔慢慢拉長，燦亮的褐色逐漸取代原先的灰綠，魔力無聲無息的釋放，悄悄探到琴酒和Bourbon的所在之處。

反正這附近的非人類估計也僅有他跟降谷，赤井完全不怕會引起注意。

降谷臉上裝得漫不在乎，心底卻是把所有會的髒話都罵過一輪，爬蟲類的大腦構造果然是異於常人，就這麼放心大膽的用魔力探測？他究竟怎麼進FBI的，靠作弊？

「以後你就跟Rye一起行動。」

琴酒平淡冰冷的一句話卻險些讓兩個擁有魔法生物血統的人嗆死。

雖然琴酒的安排自有道理，他也不可能曉得這兩人會有一些過節(?)，目前他們皆是處於「理智上可接受，但情感上做不到」的狀況。

降谷甚至很明顯的感覺到，散佈的空氣中的魔力微微紊亂了一下。

他盡力擺出一個微笑(雖然有點扭曲)，「真巧，都是威士忌。」

完全是沒話找話聊的風格，這裡面藏有多少琴酒的個人愛好，降谷其實也不知道。

好在對方也沒打算在這個話題上繼續糾纏，又草草交待幾句就把人打發走了，降谷鬆了口氣，Rye的魔力已經消失，但這並不妨礙他想去找對方談談的決心。

Rye的身體半陷在沙發裡，嘴裡叼著菸，白色煙絲緩緩上升，灰綠的眼珠透出幾分玩味，似乎早就料到他會跑來興師問罪。

「你是FBI，對吧。」降谷不是用說的，而是寫在紙上。

Rye微笑道：「還沒完全失去戒心，這是從森林流傳下來的法則嗎？」

降谷必須仰賴深呼吸的動作才能避免一拳揍下去，「你能認出我的血統？」

對方優雅的點點頭，「我們的先祖擅於探測跟魅惑，當然，第二個本領我絕對學不全。」他指的當然不是容貌，但現在沒必要解釋那些。

降谷嘆氣，「看來我們接下來得好好相處了，你究竟是什麼種族？」

Rye笑了出來，即使半掩在煙霧之後，依然無法掩飾那罕見的愉悅。

「不告訴你。」

這下子他是真的想揍人了，降谷暗自咬牙。

至少要跟這隻爬蟲類相處一年，澤村才會進來組織臥底，會分到哪個搭檔還是未知數，除去剿滅組織的重責大任外，如今還多出新的煩惱。

居然連當臥底都要擔心人際關係這種事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興許是自己的血統不如Rye濃厚，也不常接觸相關知識，才會老是被看扁，可惡，他連對方的本名是什麼都不知道。

不過綜合了兩次的碰面經驗，他隱約也能拚湊出一點點真相。

若說自己的血脈是源自於森林，那Rye就是不折不扣的水生生物了，但不曉得是鹹水還淡水，同時又擅長探測跟魅惑……這到底是什麼？

算了，他現在該專注的不是Rye的底細，降谷立刻把這件事拋諸腦後。

「好吧，祝我們合作愉快。」他言不由衷。

「嗯，合作愉快。」Rye的微笑顯得有些虛假。

□

剛進組織就看到曾有一面之緣的人，蘇格蘭心裡不是沒有驚嚇的。

Rye，諸星大……如果沒記錯的話，他真正的姓氏是赤井，至於名字就不清楚了。

「歡迎你加入，蘇格蘭。」

「請多指教。」

不需要花太多時間，他就知道這兩人處得很差，偶爾還會在任務時互相制肘，被夾在中間的他只能認命的擔任和事佬，為何一扯上Rye，向來聰明狡猾的Bourbon就像個衝動的青少年，這是個很神秘的謎。

「Bourbon，你還好吧？」

「沒事，那個渾帳下手真重。」結束對練的Bourbon接過蘇格蘭遞上的水，「關於明天的任務，應該沒什麼問題吧。」

蘇格蘭沉默，有問題的從來不是他，如果Rye跟Bourbon有溝通好就一切好談，但任務結束後才是兩人抬槓的開始，作為旁觀者的蘇格蘭總是覺得胃痛，所以說吵這個究竟有什麼意義？這又是另一個謎。

「沒有問題。」

自認不擅言詞的蘇格蘭，自認在加入組織後有了明顯的進步……畢竟要勸開Rye和Bourbon不是易事。

至於「沒腦子的森林生物」、「陰沉的爬蟲類」諸如此類的言詞更是不勝枚舉，所以Rye真的是爬蟲類？蘇格蘭不免被誤導的非常偏斜。

總之，底下雖然暗潮洶湧，藏著各種明爭暗鬥和唇槍舌戰，威士忌組在組織裡依然逐漸受到重用。

根本就是感情很差的好朋友，蘇格蘭默默下了結論。

Bourbon偶爾還會跟Rye一起討論收斂魔力、製造傷口的辦法，否則任務日益險峻，身上都沒有半點傷口實在太可疑了。

「不一定要有傷口。」Rye認真的分析：「如果身上沾滿塵土，弄得狼狽一點，也能有類似的效果。」

Bourbon點點頭，「下次可以來試試。」

他真的很好奇對方說的魅惑是什麼，但是Rye始終三緘其口不願透露，真是個小氣的男人，自己的底細都被摸清楚了，卻連對方確切的種族都沒個定論。

「使用魅惑太費力，而且對人類沒什麼效果。」Rye僅是淡淡的帶過，他相信Bourbon會明白。

不管是他還是Bourbon，大部份還是仰賴身為人類所能做到的功底和能力，時靈時不靈的魔法還不如手裡的槍來得可靠，見多識廣的務武和瑪麗和自家孩子提過不少類似的慘劇，赤井自然銘記在心。

「……從來沒有人跟我講過這種事。」Bourbon小聲說道，「只是基於本能而已，如果亂用能力會被當成異類。」

身為孤兒，他對自己的血緣和魔法一無所知，全是仰賴多年的摸打滾爬才整理出的結論。

「結果你看一眼就破功了。」Bourbon小聲的咕噥道。

Rye笑了，突然覺得這傢伙還挺可愛的。

「如果組織毀了，而我們都還活著，我再考慮告訴你吧。」

血統的事？Bourbon危險的瞇起眼，這傢伙真愛賣弄神秘，根本不亞於自己和Vermouth。

殊不知Rye只是想看他一臉困擾的樣子而已，此事被多年後的降谷得知真相，自然又是一場戰爭，但現在的他們還一無所知。

雖然偶爾還是會吵架，但至少不如起初的針鋒相對，蘇格蘭暗自鬆了口氣。

臥底並不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若三個人能和平的互相照應，無論是生存率跟成功率應該都能有所提升。

還有，不用再幫忙收爛攤子了，蘇格蘭甚是欣慰。

只是後來發生的事再次證明，他想得太簡單了。

□

事隔多年後再想起那一天，依然混亂的令赤井很頭痛。

蘇格蘭的臥底身份意外被揭穿，他選擇追了上去，如果是由自己出手，多少還能替對方覓得一點活路。

Rye一邊假意搏鬥著，一邊低聲交待蘇格蘭該從哪裡離開、如何製作他已死的假象，但在這時候，又響起了另一個腳步聲。

蘇格蘭露出自嘲的笑容，再次將槍口對準了心臟。

等一下！Rye只覺一陣暈眩，向來控制得很好的魔力急速湧出，在槍聲靜止後他回過頭，細長的瞳孔映出Bourbon驚疑未定的臉孔。

繼承自Siren的敏銳五感，早就察覺來人的身份，但身為普通人的蘇格蘭不可能知曉，所以才會毅然決然的開槍。

總是被自己當成廢招的魔力有發揮作用嗎？Rye把Bourbon撇在一旁，趕緊查看蘇格蘭的狀況。

「還有呼吸，先把他弄出去再說。」

「好。」Bourbon沒再多問，不過短短數秒的時間，連表情都恢復了一貫的冷靜。

他們迅速且隱密的擺平一切，其實可以不必冒這個風險的，這個舉動完全不是臥底該做的事，兩人心知肚明，直至一切粉飾太平的工作都完成後，Rye和Bourbon才齊齊鬆了口氣。

自己的臉色肯定不怎麼好看，但Rye也滿蒼白的，甚至有些虛弱？是錯覺嗎？

「你本來就有打算放走蘇格蘭，對不對？」Bourbon問道，Rye不認為附和或承認是個好選擇，於是保持沉默。

「如果不是我跑過去，他不會開槍。」他的聲音很低沉，乾澀啞然的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生氣。

這甚至不是問句，Rye心底一沉。

「你救了他，這是不變的事實。」Bourbon手上有道很深的傷口，看到對方不要命似的把血往蘇格蘭身上撒，饒是Rye都有點心驚。

對方的臉色沒有因為這樣而比較好，看起來反而更沮喪了。

雖然Rye知道不少事情，但也不是全部。

想起第一次用血液治療過後發生的事，Bourbon非常不安，但無論是誰，都不是個好的傾訴對象。

頂多、以後再多注意點，不要再發生類似的事情。

至於這次的後果會如何，就只能看著辦了，他只覺全身都爬滿了冷汗。

Rye不知Bourbon正在擔憂何事，家學淵博的他早已把思緒放到其他事情之上。

在最早的時候，Bourbon這支血脈的先祖，甚至能用血液讓人起死回生，但在經過這麼長遠的混血和傳承後，還保有治療的功效，看來對方的血統還不算太稀薄。

所以，也挺危險的，如果有人試圖利用他的力量的話。

赤井一家和非人打過交道，身為M16探員的瑪麗，偶爾會受命處理不是人類能插手的事情，Rye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聽過不少事情。他瞥了Bourbon一眼，深覺隱藏在人群中對他而言絕非壞事，畢竟他沒有背景、對非人所知甚少，又身懷容易被覬覦的能力。

無論是基於何種理由、什麼樣的原因，兩人的關係總算又更近了一點，至少是可以約去居酒屋、閒談瞎扯的交情了。

Bourbon甚至不會介意在自己面前喝得酩酊大醉，他伸手拿走對方的啤酒杯。

八成是聽說了什麼壞消息，這個男人向來冷靜自持，就Rye的記憶看來，還從未見過他這個樣子。

「蘇格蘭那傢伙……可能會一直沉睡著。」Bourbon趴在桌上，指尖抵著盛滿啤酒的玻璃杯，醉意滿滿的咕噥著。

植物人嗎，Rye只得再次保持沉默，雖然依當下的情況來看，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。

「所以、一定要……努力的瓦解它……」

真是句危險的台詞，Rye挑眉，硬是從Bourbon手底搶走了啤酒杯。

喝醉的他和平常完全不同，沒有過份尖銳的態度與不容忽視的防衛。

這種感覺滿神奇的，Rye伸手撥弄著垂在Bourbon額前的金髮。

嘛，至少到目前為止還稱得上合作愉快？

兩人在後來的任務裡，依然維持著互相較勁的態度，但火藥味已經消褪許多。

他們繼續在這個深不見底的組織裡取得功績，或許會被發現，或許會遭遇不測，或許在組織瓦解後還能再約去居酒屋碰面。

Bourbon表面上是附和的，還批評最後一個選項太奢侈，但他所擔心的那件事如影隨形，宛若一個伺機而動的鬼魅。

而在某個任務結束的夜晚，他知道自己輸了這場捉迷藏。

Chapter Two、秘密與漣漪

以前還在孤兒院的時候，降谷特別喜歡一隻圓滾滾的鴿子。

現在他已經想不起鴿子的名字了，但這並不影響他對於自身血統的初識。

某一天，鴿子死了，好像是被野狗咬死的，每個早上都要去鴿舍晃晃的降谷自然是第一個得知此事。

牠的屍體躺在鐵絲網的後面，就這麼躺著實在太可憐了，要找個地方把牠埋起來才行，小降谷邊擦掉眼淚邊伸出手，試圖把鴿子從鐵絲網後拉出來。

粗糙的鐵絲網劃破他的手，鮮血一滴滴的流出，浸潤了沙土，也沾上鴿子的羽毛。

小降谷睜大藍色的眼睛，看著殘破的傷口慢慢癒合。

「唔？」不出數秒的時間，鴿子又恢復精神翼翼的樣子。

他看看還在流血的手，又看看鴿子小小的圓眼睛，也許是基於一種本能？年幼的降谷立刻聯想到這一切的不尋常是源自於何處。

他從沒和任何人提及此事，也幸好無人知曉鴿子曾經死亡的事，若沒有其他狀況，降谷或許只會把此事當成一樁偶然的意外。

然而在某一日，有個孩子失蹤了。

正當大家四處尋找之既，小降谷卻冷不防說了句，「應該是死掉了。」

管不住自己的嘴就是沒好下場，後來那孩子的屍體被尋獲了，全身上下都是傷口，就像鴿子本來的結局一樣。

之後，降谷被霸凌的生涯就此展開。

他起先不覺得哪裡有問題，自己不過是說了真話而已，像是牽線木偶般毫無意識，未經任何思考，腦海裡也不存在這句話，自然而然的就脫口而出。

第二次經驗同樣純屬意外，他和另一個孩子為了撿球而跑到街上，雙雙被車撞倒，他受到的撞擊較小，因此只有輕傷，還有餘力查看對方的傷勢。

大家都說那是奇蹟，因為他們都沒有受傷，明明另一個孩子被彈飛出去了還重重落地。

並不是這樣的，降谷的慌亂與迷惑無從宣洩。

「拜拜嘍，零君。」

又是那種熟悉又空洞的感覺，「艾蓮娜老師是不是不會再回來了？」他忍不住問道。

對方露出一如既往的溫柔微笑，這次降谷無從得知艾蓮娜的死因，卻開始學會恐懼。

現在，是救了被差點子彈打穿心臟的蘇格蘭。

儘管他在斷氣前就被救回來，與先前的狀況不符，但結果恐怕是同樣的。

會有什麼人滿身鮮血的死去呢，降谷自從艾蓮娜失去消息後就再也沒動用過自己的力量，直到十幾年後的現在。

「這麼說來，我們裡面最不能被抓到的，就是你吧？」在結束一場危險的任務後，兩人躲在破舊的倉庫裡稍事喘息，Bourbon看著胳膊纏滿繃帶的Rye，口吻中罕見的沒有譏諷之意。

「你想說什麼。」Rye灰綠的眼珠透出疑問。

「別以為你所有秘密都藏得很好，自以為是的王八蛋。」Bourbon偏頭，講話的內容很不客氣，語氣卻平淡得令人生寒。

這傢伙有什麼毛病？Rye一臉警戒的看著他，果不期然，對方說出了爆炸性的話。

「昨天宮野明美對你說了什麼呢？」他的表情很愉悅，無論是Bourbon還是降谷都未曾有過這麼扭曲又惡意的表情，本人的意識和說出口的話、乃至表露在外的情緒完全接不上線。

完了，他內心這麼想著，眼裡卻透出惡毒的譏諷，腦海同時浮出宮野明美倒在地上、渾身是血的畫面。

僅僅數秒的時間，Bourbon眼前一晃，他的背部狠撞上牆壁，向來沒什麼表情的Rye難得有了怒色。

「就因為跟我是同一種人，就開始囂張了？」

「哪裡，我豈有這種本事。」Bourbon的口吻依然淡淡的，好似不覺得自己身處於被拎著領子、惡狠狠瞪視的狀況下有多麼弱勢。

那雙眼睛裡，原先明亮的天藍捲帶著一絲絲暗灰，Rye原先怒氣沖天的表情稍變，狠狠將Bourbon扔到一邊，拂袖而去。

Bourbon在Rye的身影消失在視線範圍後，表情轉為空白，神似蛛絲的暗灰也隱回漆黑的瞳孔之中。

這下子真的完了，Bourbon咳了幾聲，臉色很蒼白。

下次再有這種情況，我得把嘴縫起來才行。

前提是如果有下次。

Rye怒氣沖沖的在街上到處亂逛，為什麼Bourbon會知道明美的事？他剛才的樣子很不尋常，Rye彷彿想起了什麼，但含糊得不著邊際。

如果你被抓到了，宮野明美絕對難逃一死，Bourbon的話裡恐怕帶有這樣的意思，Rye的臉色很難看，他還真不知道對方有這種本事，剛才的Bourbon恐怕沒有自我意志，那算什麼，一種占卜、透視還是預言？不管是哪個猜測都無法讓他的心情好一點，雖然出身特殊，Rye卻不怎麼喜歡預言這回事，此事跟自身血脈沒什麼關係，恐怕是職業病使然。

真是令人倒胃口，自己身份曝光或死亡也就罷了，但若是扯上明美……自己當初做的選擇，果然是錯的吧，原先的利用逐漸被愧疚和愛意所取代，他深呼吸，而後吐出一口鬱結的氣。

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躁，分明是和自己有關的事情，卻不知該如何阻止，負責丟出消息的人也無法提供。

所以我才討厭預言這種東西，Rye嫌惡的皺起眉。

距離回組織的報到時間還有一個小時，很足夠了。

在冷冽的秋風中，Rye旋身回到倉庫，他其實僅僅離開十分鐘，但Bourbon卻覺得已經過了一個小時。

他不會後悔救了蘇格蘭，但代價卻不是自己能處理的。

雖然比起「應該是死掉了。」、「艾蓮娜老師是不是不會再回來了？」還要來得隱晦許多，但結果應該不會比較好。

自己是什麼時候發作，沒人比他更了解。

此事並未如同Bourbon所希望的不了了之，雖然滿腹疑惑又很不滿，但Rye從不是個放棄尋找答案的人。

有夠討厭。

「說實話吧，那是預言嗎？」

「這不用你管。」Bourbon挑起眉，倒有幾分剛進組織時的傲氣。

「和我自身安全有關的，還不用我管？」Rye很無言，現在不是跟此人置氣的時候，但真的滿難忍耐的。

如此麻煩的不乾不脆，他好不容易壓下的煩躁又節節上升。

Bourbon僵著臉，大有絕不讓步的氣勢。

他既不想、也不敢承認。

若非是自己的腳步聲害了蘇格蘭，就不會又有什麼該死的預言，全都是咎由自取。

他不需要再有什麼多餘的探問，讓自己的歉意陷得更深，尤其是一開始就相看兩厭的爬蟲類。

Bourbon的金髮微微飄起，Rye的瞳孔也慢慢轉為細長，兩人的魔力在狹小的空間內流動，輕易帶起有一定份量的桌椅，窗簾大幅掀起，玻璃窗咯咯作響。

自身的血統能力並非攻擊取向，Bourbon也從未想過他會用這種方式和別人大打出手，畢竟在他二十幾年的人生中，從未有過第二個同類。

不過他們沒有真的打起來，因為Gin的推門而入阻止了一切，他環顧像是被龍捲風掃過的房間，蒼金的冷冽眼眸掃過Bourbon和Rye。

兩人頓時噤聲，儘管Gin是個普通人類，但他們的能力也沒什麼了不起，遑論是對人類使用，這是個忌諱，萬一引來其他強大魔法生物的注意，結局可能不是一個慘字所能了結的。

這兩個人處得很差，Gin不是看不出來，自從威士忌組出過蘇格蘭這個NOC之後，他就一直密切注意Rye和Bourbon的動向，更別說蘇格蘭死亡當天的疑點很多，沒親眼看到屍體，Gin總是不太放心，但又抓不住這兩人的小辯子，真令人不爽。

但他表面上還是冷冷的不動聲色，只是又丟下新的任務。

自此以後Rye當真沒再問過任何問題，Bourbon也試著淡忘此事，興許這次不會成真？他難得自欺欺人了一次。

然而他的幻想還是破滅了，Rye在三年後因身份曝光被趕出組織，明美也在不久後被Gin親手解決。

倘若沒有這個血統應該很不錯，Bourbon藍色的眼睛閃過一絲軟弱，但稍縱即逝。

只是隨著蘇格蘭和Rye的曝光，他在組織裡的處境很不妙，但所謂各憑本事，Bourbon跟降谷都不是無能之輩，儘管頂著Gin毒蛇似的目光和各種出其不意的試探，他依然神色自若。

再後來，回歸組織的Kir為重得信任，出手解決被組織視為心頭大患的Rye、不，該叫他赤井秀一了。

當Bourbon得知這個訊息時，第一個想起的，居然是釋放魔力後，那雙擁有細長瞳孔的燦綠色眼瞳。

那傢伙甚至不是人類，雖然裝得挺像，但不可能就這麼死去，他才不相信。

現在只剩自己一個人也無所謂，他才不會承認，自己有過一點點，細小的，想要在組織裡和Rye彼此仰賴的想法。

都只是空談而已，放棄就好。

□

在圖書館裡，有一位極其俊美的銀髮男子翻閱著厚重的書本。

他擁有一雙色澤極艷、任何寶石或天然景色都比不上的藍色眼睛，但是冷冰冰的毫無感情，非常具有西伯利亞冬原的氣勢。

另一個聲音打破了這片平靜，「找得怎麼樣了，裴洛亞？」

銀髮男子抬頭，看向圖書館的入口，「沒什麼特殊的。」

留有淺褐色頭髮、年紀看起來不超過三十歲的館長擺擺手，「你要查什麼就直接問吧。」此人一聲不吭的跑來，看了一大堆獨角獸的相關文獻然後說沒什麼特殊的，莫非裡面的記載還是不夠詳盡？館長沉吟著，或許過陣子要再來修整一下內容。

「有聽過會預言的獨角獸嗎？」

「神通廣大如你也有沒聽過的東西？」館長的神色微訝，全然不顧這種案例在全世界僅有個位數。

裴洛亞翻翻白眼，「講重點。」

「為什麼要問這個，你認識獨角獸的後裔？」

「這很重要嗎？「不是，是有個晚輩寫信來問我。」

「晚輩？」館長徹底震驚了，眼前這位興趣是穿越、在各個異世界都橫行無阻、閱歷極廣，卻不苟言笑的冰山，居然會有所謂的「晚輩」？

「有什麼問題？」裴洛亞冷冰冰的神色罕見的透出不耐。
「沒有。」館長乖乖的見風轉舵，「該不會還是你徒弟吧？」
「不算是。」他只有指導過對方一點狙擊的皮毛而已，「你到底要不要講？」他才不會因為這樣就被館長繞開話題。
「咳，好吧，我知道了，說出來是無所謂，但要不要轉達給你的晚輩，自行斟酌一下。」
裴洛亞被這句話勾起了興趣，莫非背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？

□

「秀。」赤井熄了菸，看向聲音傳來的方向，「茱蒂。」
距離遊樂園一案已經過去月餘，兩人自從行同陌路後還是首次合作，雖然建築被破壞得亂七八糟，但至少沒什麼死傷，若要談起最意外的，大概就是Curaçao了吧……
「上頭說這次的報告要儘快交出去。」素知赤井不喜歡文書作業，茱蒂不得不提醒他。
「知道了。」
事隔兩年多，他還是忍不住探查了安室的隱私，若是有某人幫忙，肯定會查得出來的。
真是差勁。
赤井很快就收到回覆，但內容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，對方直接了當的拒絕透露。
他都說不出自己的心情是失望還是鬆了口氣。
自從加入FBI、歷經各種危險的任務與秘密後，不應多問早已成了赤井的本能，但唯有安室的預言，讓他無法不在意。
我到底想幹什麼，是在責怪他害死明美嗎？肯定不是的。
真要說起來，最大的錯誤還是出在自己身上，為了臥底連感情都拿來當籌碼，赤井會對此毫無感覺。
看來此事並不簡單，赤井睜起灰綠的眼，恐怕是因為某個契機才會造成那次的預言，之中的原因居然連裴先生都斷然拒絕透露……真神秘。
「赤井，你的報告要記得交。」又從另一位同僚口中聽見這句冷酷無情的命令，被強行拉回現實世界的FBI只能苦笑著打開電腦。

□

最近的臥底很順利，沒什麼大風大浪，遊樂園一案的重點又大多放在身亡的Curaçao身上，Bourbon最近可說是過得很平順。
但是人類的生活很愜意，不代表非人的那一面就很正常。
誠如前言，Bourbon不擅長探測，但最近某些鬼鬼祟祟的目光要讓他沒感覺也難，鬼靈之屬的不值一提，以前並不是沒見過，但這次明顯有妖族的氣息，獨角獸是神聖屬性的生物，對這個特別敏感。
他們想幹什麼？Bourbon心下煩躁卻只能裝得一無所知，若是某個傢伙沒被轟出去或許還能得知對方的來歷……干他什麼事？
降谷零，你振作一點！

「這位先生請等一下。」聲音極輕卻魅惑入骨，一位美女擋住Bourbon的去路，笑吟吟的看著他，身上散發出柔軟的輕淡香氣。

Bourbon連眉毛都沒動上半根，「走開。」

美女微微吃了一驚，不愧是獨角獸的後裔，儘管血緣淡薄至此，居然還能對魅言香沒有反應？

「您在人類當中的表現，真的是相當優異。」她精緻的臉孔依然帶笑，「不知有沒有意願加入我們？」能夠解毒跟起死回生的血統多麼珍貴，在魔法生物逐漸式微的年代，Bourbon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才，而且他沒有任何背景與相關知識，居然能瞞住自身血統的秘密，還隱在人群中生活了這麼久，想必有兩把刷子。

在她和其他具有野心的非人眼裡看來，Bourbon是註定要為某個種族效勞的，誰教他沒有任何家族可以仰仗？只要搶贏就好了，當事人的意願不是重點。

「沒有。」Bourbon面無表情的回答，渾然不知自己在某些非人之間，已經被視為砧板上的魚肉，準備任人宰割。

美女也不生氣，「勸您好好考慮，只要是你提出的條件，我們都會接受。」

Bourbon已經陷入思維跳躍的模式，雖然現在不適合提這個，但他怎麼有種在路上被星探攔住的感覺？

「請讓開，我還有事要辦。」他在白羅的上班時間快到了，眼前的妖族美女還糾纏不休，若真的打起來又不知有幾成勝算，Bourbon只得努力壓下火氣和對方溝通。

「若是您趕時間也無所謂，請先簽下契約吧，後續的內容可以慢慢再談。」美女一臉理所當然的樣子，右手輕揮，空氣中立刻浮出一張發光的白紙，上面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。

什麼東西，Bourbon都快被氣笑了，哪來的強買強賣？

「不簽也沒關係，只是我無法達成族裡交待的任務，可能會忍不住殺幾個人洩憤兼邀功吧？」她得體的微笑逐漸上揚，隱隱帶有幾分猙獰之意，「如何，降谷零先生？」

Bourbon瞇起眼，「別太瞧不起人了。」以為他的魔力不是攻擊屬性就全無辦法？

「呵呵，要比賽殺人跟救人的速度嗎？」美女舔舔唇，掩不住的殺氣舖天蓋地而來。

在衝突一觸即發的瞬間，他的心臟猛然抽緊，冷涼的寒意自背後升起，隨之而來的是一發子彈，銳利的破空而來，直直擦過了美女的側臉，翻出筆直的傷口。

本擬對方會勃然大怒，想不到她竟然毫不戀棧，轉身就走，其情況應該可以用倉促來形容……究竟發生什麼事？

Bourbon放鬆下來，方才那道冷酷尖銳的氣息已消失無蹤，如此強大的魔力，竟然只在子彈擊發的瞬間有所波動，對方肯定是一個高手，但Bourbon怎麼也不記得自己認識這樣的人物。

來人究竟是幫手還是另一個野心勃勃的爭奪者，他實在無從定論。

總之先去白羅吧，Bourbon繼續趕路，儘管歷經方才的混亂，腳步依然是筆直且冷靜的。

要說這人的血緣很淡薄還是很濃厚？興許是獨角獸的血緣傳承，還沒有赤井一家的那麼多代。

除去穿越到各個異世界旅行這個興趣以外，還很喜歡寫論文、做科學研究的裴洛亞，實事求是的調查了降谷的來歷和生平，儘管赤井從未提及對方的姓名。

銀色手槍的槍口還在冒煙，他已有五年沒回到這個世界，本來還擔心那槍沒什麼嚇阻效果，看來是自己多慮了。

「對了，你如果要去和獨角獸的後裔接觸，最好別出現在他面前。」館長在解釋完預言的部份後，語重心長的交待道，「任何一個種族、就算是人類也無所謂，但你身上的黑暗屬性太重了，我不知道獨角獸能不能忍受。」即使是血緣淡薄的後裔。

裴洛亞的嘴角抽了抽，顯然是想起不好的回憶，「不勞你費心，這我知道。」

從回憶中抽離的神明收起手槍，這發子彈興許會在非人之間造紛爭？但那不是他應該關心的重點。

裴洛亞想了想，最後決定先去拜訪遠在英國的瑪麗。

Chapter Three、塵埃落定與塵囂甚上

歷經無數風雨與戰鬥，收網的日子終於來到，雖然在旁人看來，這天與平常沒有兩樣，但赤井心想，他應該會永遠記得這天。

追尋十餘年的秘密，如今總算要將深若泥沼的黑暗攤在陽光下並一舉摧毀，赤井不得不承認他是有點興奮的。

但越是接近就要越是謹慎，他們賠了多少人命、付出多少心血才逐漸把龐大組織的核心慢慢挖出，各個國家的優秀特工花上許多時間，分批來到日本，不動聲色的會師，就是為了要在今日一舉殲滅組織。

Bourbon不會有事吧？他在組織裡的地位已和Gin不相上下，也是收網行動裡重要的策劃人之一，若以赤井的私人觀點看來，最容易發生變動的就是這位臥底到最後一刻的日本公安。

事後再回憶起來，那天過得相當漫長，在草擬中本應負責狙擊的赤井最後也站上第一線，正面對上打算槍殺Bourbon的Gin。

「我們總算是分出勝負了，Gin。」赤井神色鎮定，灰綠眼瞳微瞥了被槍指著的Bourbon一眼，「恐怕你這輩子都不會想再喝威士忌了？」

Gin扯出猙獰的笑，「真沒想到他們會直接讓你過來。」

「喔，很值得驚訝嗎。」赤井看似漫不經心，卻一直緊盯著Gin手裡的槍。

所有該抓的人都抓住了，目前僅剩下Gin一人。

附近有狙擊手在待命，現在這個收網行動最後要做的也只剩下這件事了，但赤井不認為Gin會再跟他浪費口舌，先拉著Bourbon一起下地獄才是重點。

Bourbon當然也能看出Gin的打算，看來挨一槍是免不了的，而且這麼近的距離也不可能躲掉，但是結果會如何，應該還在控制範圍內。

毫不畏懼的直視著Gin，他天藍的眼珠色澤微變，首次在與人對戰的情況下釋出魔力，在電光石火的瞬間，琴酒帶著扭曲的微笑扣下板機，既短暫又彷彿長得有如一輩子的槍聲響起，然而事情卻出乎Bourbon的意料……還有赤井的。

兩人在極度全神貫注、神經緊繃如琴弦的情況下，居然都沒有發現對方也在凝聚魔力一事，Bourbon發動的時間硬是比赤井慢上一些，或許僅有不到一秒的差距，他忍下強烈的憤怒跟咒罵，硬是牽引著已經噴薄而出、勢若狂瀾的魔力來到被赤井改變的彈道。

僅僅數秒，Gin的槍已被赤井奪下，子彈詭異的換了個角度穿進Bourbon的肩膀，但出血量少得不像是被子彈擊中。

「還是老樣子，喜歡多管閒事。」Bourbon咕噥著，看向Gin依然沉蒼若冰的眼神，心底竟沒有什麼任務結束的快意，花了這麼多年，這麼多的流血與算計，在此刻終於能劃下句點，現在除了好好睡覺以外，他已經沒有別的念頭。

其他公安們眼見危機解除，紛紛自藏身處走出，逮捕的事交給他們就好，安室吐了口氣，他現在甚至沒心情再處理後續事務……話說大家幹嘛露出驚訝的眼神？

解除神遊狀態的安室看看周遭，這才發現全身幾乎無傷的赤井竟然暈了過去。

□

肩膀只有受到輕傷的安室包紮好傷口，看著各國特工來來回回的走動，之中有熟人也有陌生的，儘管不太想承認，但最常看見的非FBI的人手莫屬。

醫院查不出他陷入昏迷的原因，安室雖然一知半解，卻也隱隱猜到應該和他控制彈道的魔力有關。

莫非這就是他曾經提及，絕對學不全的魅惑？

若是裴洛亞在這裡，只消一眼就能看出赤井現在的狀況，基本上安室想得沒錯，赤井昏迷的真正原因是魔力透支，躺個一天差不多就會醒了，畢竟依他的混血程度跟性別，強行使用魅惑逼迫Gin將這槍開得偏了點，的確是太過吃力。

赤井那爬蟲類，一樣自大、自以為是……完全就是個白癡。

Bourbon、安室、降谷，不管是哪個他，都不會是做以待斃的類型，還是他長得像是寧可被子彈打死也不肯動用魔力的人？

這個自我提問甫說出來立刻被安室狠狠吐槽，不只一次想放棄獨角獸血統的自己，或許真的會讓赤井產生了錯覺。

根本就是完全沒必要的好意，多增加我的麻煩而已，安室心底念著，卻再度不受控制的想起預言。

還有妖族的邀請跟不明的子彈，好不容易結束這場任務的公安又陷入新的煩惱。

待到赤井再度睜眼，出現在眼前的是一雙和自己極其相似的眼睛。

「白癡。」瑪麗冷冷的說道。

他的頭還有點暈，一時反駁不了自家母親的話。

瑪麗瞥了兒子蒼白的臉色一眼，勉力壓下想家暴的衝動。

「你在哪裡遇見的獨角獸？」

赤井沒想到母親一開口問的就是這句話，不過他當然沒有傻到認為是裴洛亞放出消息。

瑪麗自言能力平平，但赤井小時候就聽爺爺說過，自家母親的能力是近三百年來最出色的，罕有的偵測、魅惑與水系魔法三項全能，且操控魔力的手法細緻嫋熟，如果是她，要看出安室殘存的氣息確實不難，畢竟非人在臺面上的活動率不復以往，不是常常能撞見的，赤井也從未想到他會在當交換生的時候撞見一隻森林生物。

「妳要幹什麼？」赤井睜開一隻左眼，「趁機觀察一下生態？」

「我常常警告你不可以亂用魔力，尤其是在人類面前。」瑪麗抬起下巴，臉色還是不太好，「我只是想知道，會讓你願意出手的是什麼貨色。」

貨色這字眼也太難聽了，赤井打了個哈欠，一臉不感興趣的樣子。

「沒什麼。」

瑪麗身為M16的出色特工，不需要動用任何特殊能力都能看出大兒子在敷衍，她也不急著逼問，反正來日方長。

赤井的嘴角抽了抽，完全不想知道母親究竟把他們兩人的關係想成什麼樣子。

「不過我有答應他一件事情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如果組織毀了，而我們都還活著，我再考慮告訴你吧。」關於他的種族。

赤井笑而不答，難得能吊一下瑪麗的胃口，他才不會輕易放過。

至於降谷心心念念的預言，他早就不怎麼在乎了，明美的死是自己的責任，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攬過責任的事，只希望那傢伙不要想太多。

總之基於各種不明理由，已經取回公安身份的安室坐在赤井對面，兩人正在高級料亭裡用餐。

氣氛尷尬，真虧赤井還吃得下飯，安室舉筷夾起生魚片送入嘴裡，「你今天找我出來，有什麼事情？」

赤井的表情有點不解，「只是吃個飯，不行嗎？」

不是不行，人總要吃飯，但安室做夢也沒想過對象會是這個FBI，他不介意預言的事？當初Rye表現出的敵意可是貨真價實。

要是被他知曉其中的典故，兩人應該就不會和平的坐著吃飯了吧，他咬著筷子，盯著桌上的炸蝦發呆。

「口味不合嗎？」赤井抬起頭，看著安室明顯神遊天外的樣子，出聲問道。

「沒有。」他很快的回答。

「那就好，很久沒吃日本的料理了，不曉得口味適不適合。」赤井點點頭，夾起一塊壽司。

雖然心情上還是調適不過來，但兩人還是慢慢聊開來，提及這些年來的臥底、任務、日常，彷彿他們只是普通的公安跟FBI，沒有無法拿到台面上提及的秘密。

赤井替安室倒了杯清酒，「不知你還記不記得，我會答應你一件事。」

公安嗅出進入正題的味道，神色卻是迷惑的，「答應什麼？」

赤井指指自己的眼睛。

關於FBI的種族如何，安室早已拋諸腦後，沒想到赤井竟然會為此特地請自己吃飯，他不禁笑道：「原來你還記得？以為只是說著玩的。」

「我一直都滿認真的。」FBI帶著玩味的表情回應道。

安室正在吃醋章魚，嚼得津津有味，「所以答案是什麼，爬蟲類？」

「就說不是了。」赤井說：「聽過Odyssey吧？」

奧德塞，荷馬的史詩，安室面無表情也沒有回話，裡面出現的非人類還滿多的，不曉得FBI是指哪種？

不對，既然對方都提過魅惑，而且他身上有海洋的氣息，Odyssey正好有個條件相符，而且非常出名的喬段……他抬起頭看向赤井，「你是Siren？」

FBI勾起一個微笑，「答對了。」

Siren，長相美艷的海妖，專以歌聲誘惑行經島嶼的船員，使得船隻觸礁沉沒。

這是現今普遍流傳的版本，也難怪赤井會強調自己無法精擅的使用魅惑，安室突然想通了許多環節，興許是因為男性的Siren，在這方面的能力天生低於女性Siren？

「難道說蘇格蘭那一次……」安室憶及赤井那次不尋常的虛弱模樣。

「是的。」赤井解釋道：「不過比起Gin，那次比較好控制。」所以他還能撐著沒有當場暈倒。

「你真的很討人厭，自大狂。」安室終於說出他長年以來的感想。

「會嗎。」赤井不以為意。

就算你不出手也沒關係的，安室生起一股急欲證明的衝動，但本持著不破壞料亭財產的原則，他硬生生壓下了施展魔力的想法，轉而攻擊盛在盤裡的炸蝦。

今天赤井難得話多，他提起很多Siren的軼聞，還有自己第一次血統覺醒的情況，另外參雜一些其他種族的知識，安室聽到後來也很入迷。

這頓飯吃了兩小時左右，最後還是由赤井付帳的，他們一前一後的走出料亭，外面的溫度很低，安室拉緊了外套的領子。

「赤井。」他開口喚住對方。

赤井轉過身，直盯安室的藍色眼睛。

記得初次與他見面時，這對眼珠的顏色相當柔軟美麗，即使過了許多年，那樣的顏色卻一如初見，從未因為年歲的洗滌而有所改變。

儘管是毫無根據的猜測，赤井卻覺得，這肯定是安室最像獨角獸的一點，據說牠們都擁有淺藍色的、溫柔漂亮的藍色眼睛。

他沉默的等待對方開口，夜風安靜的拂過，帶起絲絲涼意。

「關於預言的事情，你是真的不介意嗎？」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，安室最後還是問出口了。

時間具有兩種作用力，沖淡或醞釀，他不能確定赤井的反應究竟是哪一種。

FBI很乾脆的給出答案，「你如果是說預言的內容，我的確不介意，真正害了明美的是我。」

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安室有這樣的預感，果不期然，赤井停頓數秒後便續言：「不過會預言的獨角獸確實引人好奇，我曾經做過一些調查。」

安室的臉色頓轉蒼白，赤井趕緊補上一句：「但是沒有結論，負責調查的人拒絕透露內容。」

該說真不愧是傳承上千年的Siren一族嗎，居然還有人脈可以調查自己，這傢伙也坦白得太過頭了，根本沒打算遮掩自己會做過的事。

真的令人、非常非常的火大。

「另外，我聽說你有遇上麻煩，是其他妖族幹的？」

「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事？」安室聽完這句話也懶得生氣了，「誰告訴你的？」

「調查你預言能力的那位，不過我沒有透露你的姓名，他應該是一時興起自己去查的。」

真像是在推卸責任，安室一臉懷疑的看著對方。

赤井的表情很坦然，雖然知道公安心裡在想什麼，但自己說的也是實話，畢竟裴先生向來隨心所欲慣了，目前應該也沒有他挖不出來的事。

「其實也沒什麼。」安室像是受到牽引般主動開口，「對方希望我能加入他們。」

「加入？」赤井瞇起灰綠色的眼睛。

「就是覺得我很好用，應該。」他的口氣帶著嘲諷，「她說我的能力很好用。」絕對不是預言的部份，安室很肯定。

談判過程鐵定不怎麼順利，赤井想起裴先生說過的話。

「既然你都寫信來了，我就提醒你一件事。」裴洛亞說道：「那個獨角獸遇上一些麻煩，我不確定其他人什麼時候會出手，你有興趣的話就照看一下吧。」

「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最近而已。」

現在組織已經覆滅了，距離裴洛亞說出這句話也快一年，但安室身邊好像沒什麼奇怪的氣息？果然是因為裴先生有出手的關係？

裴洛亞當初應該是藏在暗處，若有露個臉，估計這槍的威力還能再替安室維持至少三五年的清淨。

他聽著安室續言道：「有人開了一槍，把妖族趕跑了。」公安憶及當初的感覺，還是挺不舒服，「對方的力量很強，出現的時間只有短短幾秒，我們兩個的力量加起來都抵不過。」

抵不過是正常的，赤井默默想著。

「所以那個人就是來調查我的？」安室突然想通了，「不愧是歷史悠久的家族，連這麼鐵板的角色都能找來？」

赤井只得乖乖招供，「也不能說是特地找的，他是我父母的朋友。」

「什麼種族的？」

「他是神明，月的元素精靈。」

安室對於天界的權力跟階級劃分不太清楚，聞言倒是沒什麼特殊反應，「月亮？可是我的屬性好像跟他不太合。」既然是神明，怎麼會有那種令人心臟緊縮的冰冷氣息？雖然不帶殺意，但安室還是本能的感到畏懼。

「我要再問問。」赤井決定暫時敷衍過去，他大概猜得到原因，卻不確定裴洛亞跟獨角獸的相斥性究竟有多高，後者是神聖屬性的生物，但前者的魔力構成似乎有一大半都是闇系，也難怪安室會覺得不舒服。

「現在很晚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」赤井再度轉身。

「等一下！」

赤井依言停下腳步。

叫住他幹嘛？等赤井真的止步，安室的腦袋卻陷入一片混亂，他們隸屬於不同組織，同為魔法生物，知識量和背景卻是天差地遠，赤井好像也沒必要幫他什麼，至於預言的事，對方真正在乎的部份，卻是安室最想隱藏的秘密。

換言之，他們沒有任何交集的理由。

赤井回頭，安室感受不到任何魔力的流動，灰綠的眼瞳卻滲出一絲絲螢綠，彷彿能看穿安室心底的紛亂茫然。

「若有空的話，改天再吃個飯吧，下次換你請客。」

他沒再停下腳步，將視線放回前方，嘴角勾出一個連自己都說不清的微笑。

「順便一提，我負責留在日本收尾，少說還要再待半年。」

「欸……什麼？」安室如夢初醒，「至少半年？」

他嚷得很大聲，赤井聽得一清二楚，忍不住笑著反問道：「不好嗎？」

「糟糕透了。」安室逞強的反駁。

你就繼續嘴硬吧，赤井加快腳步，臉上的笑容卻益發明顯。

□

「裴洛亞，你說我那個傻兒子是不是在談戀愛？」

俊美的銀髮神明眨著色澤艷緻的藍眼，「有什麼跡象嗎？」

「他主動跑去申請派駐，說是要協助掃蕩組織殘黨跟收尾。」

「聽起來很正常。」裴洛亞不動聲色的喝了口紅茶，他可沒跟瑪麗提過安室的事，畢竟是秀一的委託，他有保密的義務。

「是很正常，不知是不是我太疑神疑鬼。」瑪麗又起蛋糕上的草莓，細細咀嚼。

不愧是三百年來能力最強的後裔，連直覺都準得異常，裴洛亞的表情依然撐得非常冰山，卻想起一件他懷疑已久的事。

秀一為了探出父親死亡的真相才加入FBI，但現實卻讓他知道，某些秘密還是不適合過份深掘。

這份被壓抑的好奇心，似乎完全體現在另一個方面，畢竟秀一除去FBI的身份外，還是個Siren的繼承人，小時候聽的故事，並非只有童話。

他不是初次委託裴洛亞調查事情，內容也都是與非人相關。有個學問淵博的知識庫可以請教，秀一根本沒在客氣，他想知道的事，如果沒問出個結論，自己鐵定會不得安寧，所以若對方問到太禁忌的事情，就是裴洛亞要開始動腦的時候。

瞞是一定要瞞的，但其中的費事程度，容他暫時不提，這個在他看來僅是個嬰兒(就算活到一百歲，在裴洛亞眼裡也只能算小孩子)的後裔相當難纏，看在聽過月魂名號的人眼裡，赤井的舉動無疑是在玩火。

然而裴洛亞雖然冷冰冰的不苟言笑，卻相當有耐性，總能和赤井耗到他失去好奇心為止，瑪麗對這個結果笑而不語，自己的兒子要玩過對方，還是太嫩了。

關於秀一此次問的事，裴洛亞起初不認識安室這號人物，無從得知他和獨角獸是什麼關係，偏偏獨角獸會預言的原因，絕不是能夠四處宣揚的內容，裴洛亞幾經權衡後決定拒絕告訴秀一，本來以為會再被對方的信件轟炸，想不到卻杳無音訊。

要稱讚他成熟穩重許多，知道不可以亂騷擾別人了嗎？裴洛亞想了想，不出三秒就把該結論推翻。

這臭小子又沒在怕，他放下瓷杯。

如果事情真的如自己所料，恐怕安室的秘密還是瞞不住的。

裴洛亞對自己的記憶力非常有信心，妖族當日是怎麼威脅獨角獸的後裔，他還記得一清二楚。

解毒和治療的能力表面上看來毫無殺傷力，但僅是表面，就算沒有詳細調查，裴洛亞都能想出至少十種的攻擊方式。

安室當日也是那麼打算的吧，只是被自己打斷了。

畢竟他是日本公安，還有屬於人類的戰爭要處理，凡事有個先來後到的順序，至於非人？先去旁邊吧，誰教他們倒楣被自己撞上了呢。

裴洛亞用夾子夾起一塊蛋糕放入盤中，鮮艷的草莓看來相當可口，在某些人眼裡，安室的地位肯定跟這塊草莓差不多。

必須搶到，然後一口吞下去。

但他們沒想過漂亮的草莓可能也是有毒的，裴洛亞忍不住在心裡鄙視試圖對安室出手的眾人，枉費長了顆腦子卻沒在思考，太悲哀了。

「你最近還會去日本嗎？」瑪麗問道。

裴洛亞手中的叉子穿過蛋糕的表層，「會。」

她挑起眉，「秀一申請派駐的事，你是不是心裡有底？」

被拆穿的月之神明無所謂的聳聳肩，「線索不足，還有待觀察。」

他已經一年沒探查赤井的近況了，自己的推斷是否成立還說不準。

所以說，秀一，你會怎麼選擇呢？